

中

國

歷

史

寶

庫

兩京夢華

宋 代 卷

注 疏 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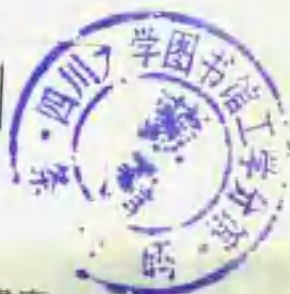


K209
2285
9

968135



F09402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中國歷史寶庫

一、主編：朱金剛

二、叢書策劃：陳永明

三、責任編輯：唐建文

四、美術構成：NIP

(滬)新登字117號

兩京夢華——宋代卷

著者

計盛鐸

出版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上海紹興路5號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45號

香港工業大廈4樓B1

版次

1992年10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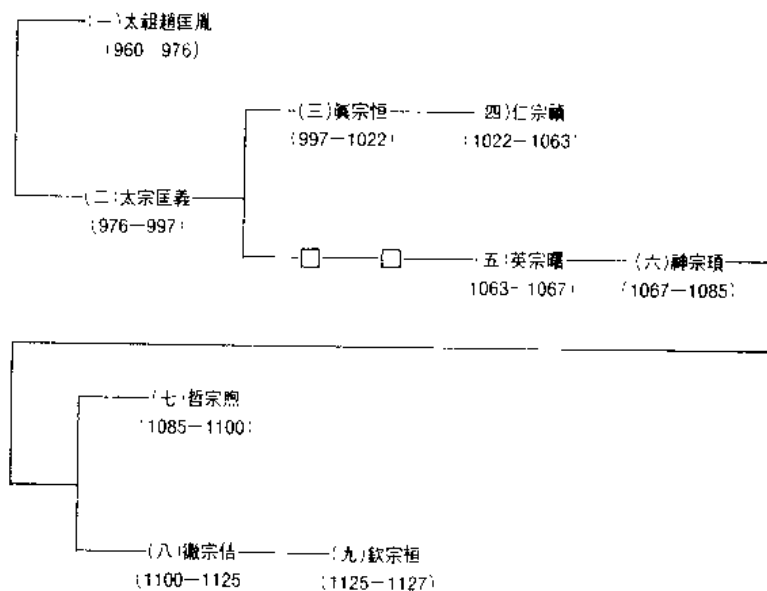
國際書號：ISBN 7-5426-0642-5/G·112

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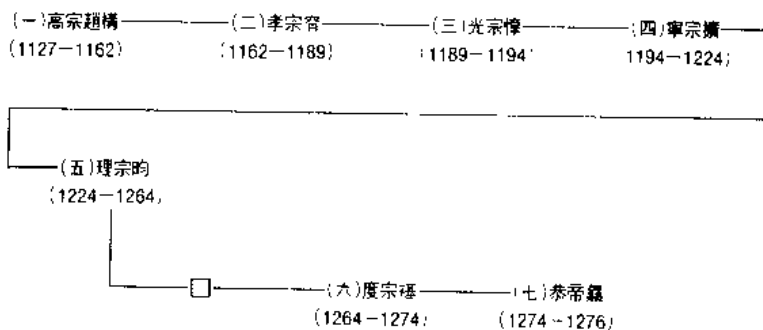
全套11冊共二八八元

本書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權出版，
只限在中國大陸地區發行。

北 宋 帝 系 表



南 宋 帝 系 表



T.A. 66/11



歷史現場

宋代服飾

宋代服飾大體沿襲唐制。官員的便服

是圓領、大袖、下裾上接有一段橫欄的襦衫，腰間

束革帶，頭上戴幘頭，幘頭內襯木骨，外罩漆衫，與唐

初的臨時繫裹的軟腳幘頭大不相同。

皇帝和官僚所戴的展腳幘頭，兩腳向兩側平直伸長。

身份低的公差、僕役則多戴無腳

幘頭。

由於幘頭變成文武百官的官服頭衣，平民百姓便

很少戴了。這時文人士大夫中，又流行用古代的幅巾，

用紗羅在頭上裹出許多式樣。其中最

有名的是蘇軾首創的「東坡巾」。它是一個高

高的方形烏紗帽筒，外側有低矮的上折檐，

成爲一種獨具特色的幘頭。



蘇軾像。

蘇軾頭戴的是
「東坡巾」。

南熏殿舊藏宋太祖趙匡胤像，
其頭衣即幘頭，
左右各長二尺以上。





在宋人畫卷
《雜劇人物圖》中低下層
婦女的打扮



《歷代帝后圖》中的
宋仁宗皇后

宋代婦女的髮式冠簪很有特色，以高髻為主。當時一般的高髻都在一尺上下。同時婦女的首飾花樣相當豐富，不僅用鮮花插成花冠，還用羅絹、通草、金、玉、玳瑁等材料編織成花冠。從河南白沙宋墓壁畫等宋代人物畫上，都有頭戴衣冠的婦女，可以為證。

宋代婦女的服裝式樣比較簡單，通常穿的上衣有襖、襖、衫、背子、半臂、背心等。下層勞動婦女往往上身穿襦襖，下身穿裙或長褲。背子是宋代的新服裝，女子穿用最多，她們將背子套在外邊，作為便服穿用。一般來說，身份低下的婦女，穿的背子比較短。

婦女的內衣基本上是穿裙，大多用羅紗製作，加以刺繡和彩畫。而且女裙一般比較寬肥，裙料在六幅以上，最多可用到十二幅。上面做出細密的折襠，例如福州宋黃昇墓中出土的裙子上有六十個以上的折襠。後世的百折裙便沿習了這類衣式。



歷史現場

活字印刷

自晚唐、五代流行雕版印刷以後，逐漸代替了傳統的手工抄寫，對於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的幫助。

宋仁宗時，平民畢昇在雕版印刷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畢昇用膠泥刻字，一字一印，以火燒硬；這些活字，用時便揀出來排版，便可施墨進行印刷。這種印刷原理，與近代流行的鉛字排版印刷完全相同，而且更

為方便、快捷和節省費用，在印刷史上是一項重大的革新。元、明時發明的木活字和銅活字印製法都是在畢昇的泥活字的啓發下創製出來的。

清代(1872年)
以木活字排印
的書頁



最早版本

《夢溪筆談》(沈括)中
有關畢昇用泥活字
印刷的記載





成造木子



刻字



槽版



・ 摺書

歷史現場

宋代的瓷器



中國瓷器發展到宋代，已達到了

歷史上最高水平，是陶瓷史上的黃金時代。並

且有八大窯之稱。當時，不僅國內人民已

普遍使用瓷器，而且遠銷到世界各地，受到國外

的「致好評」。

當時名窯有：

定窯產品以胎薄質細的刻花或印花的白瓷著稱。

耀州窯以刻花或印花的青瓷見長。

官窯產品的釉面多有紋片。鈞窯則以銅紅釉和大

青釉相結合，形成獨有的紅紫斑和海棠紅等特殊釉色。

磁州窯花紋以纏枝牡丹、水鳥和魚最多。景德鎮窯燒造

一種界於青瓷與白瓷之間的「影青瓷」，

胎薄質細，釉色淡雅，圖案精美。龍泉窯產品

多屬刻花或印花的青瓷。建窯產品以飲茶

用的碗盞為主，胎重釉厚，口部較薄是建窯的特色。



鈞窯海棠式花盤



定窑瓜棱形龍首注壺



哥窑雙耳瓶



龍泉窰青瓷弦紋蓋瓶



歷史現場

宋代都市風情

北宋的汴京（今河南開封），是當時的國都，也是一個極具都市風情的城市。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商號林立，攤販

衆多，水陸兩旺，行人肩摩接踵，

各色人等，無論是長衫飄揚的商賈店東，或是短

衣褐布的勞者，都顯得生氣盎然，都與這繁華氣度，

相互映照，構成了一個熙熙攘攘、朝氣勃勃的熱鬧場景。



《貨郎圖》，
反映宋代小商販
買賣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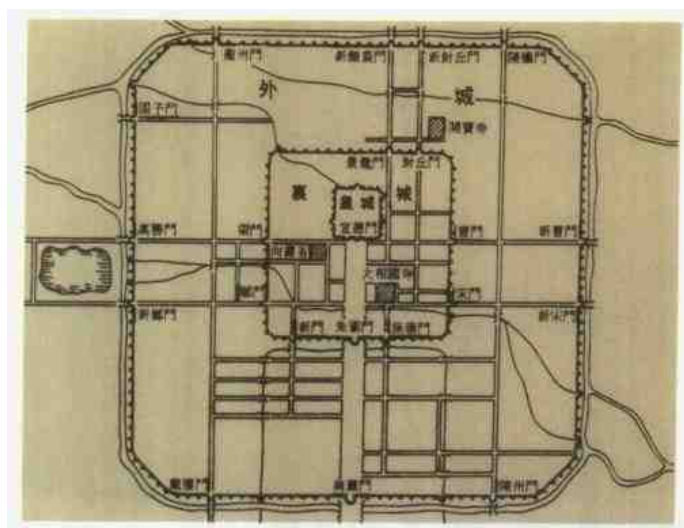


《清明上河圖》，
顯示北京
汴京繁榮的一面。

汴京的都市風情，在《水滸傳》、《東京夢華錄》等文獻中，亦可窺見。



相國寺（河南開封），
位於北宋時
汴京的中心地帶。



北宋汴京圖



歷史現場

火藥火器

火藥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唐代

已經應用，但用在軍事上則要到北宋時期。宋太祖

曾用火箭、火炮攻打南唐，火箭是把火藥球縛於箭鏃之

下；火炮則把火藥製成球狀，點燃後

用拋石機擲出。南宋時，出現了火槍。這種武器是

將火藥裝在巨大的竹管內，然後

燃點，火焰噴出槍前丈餘。後來再加上「子窠」

（後世子彈的前身），稱為「突火槍」，是最早能夠

發射子彈的火槍。同時，在抗金期間，還使用過一種由

火藥、石灰和紙管造成的「霹靂炮」，

一度打退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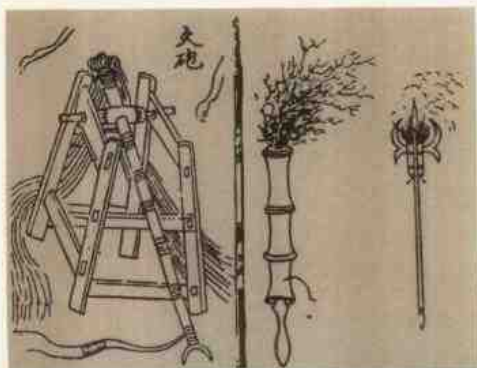
飛空震天雷



神火飛鴉



火箭



宋代的火藥武器

「火炮」和「突火槍」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一「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

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

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

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

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

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

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

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

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

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微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強。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僞」、「記編同時，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刪，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

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

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郎·咏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書中人物千千万。細分來，壽終天命，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辯。簫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這真是——針見血！

宋神宗趙顥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

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

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強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

他們學有專攻，在題材的選擇上自然會有所側重，但同時也都盡量注意了廣采博覽，以力圖反映中國古代五彩繽紛的時代風貌。至於在寫作的風格上，除了共同追求語言的深入淺出、通俗簡潔外，無論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鋪敘、描述，還是與此相關的引證、議論，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讀一套書，可以領略寫史的多種手法，這對讀者來講，恐怕也是不無補益的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爲了使這套叢書的內容更完整豐富、形式更生動活潑，更具有可讀性及保存價值，在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們的精神策劃與具體研究下，爲本書配置了許多精彩的圖表及簡潔的說明文字。對編輯們付出的辛勤勞動，我們的作者與廣大讀者都是應該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劍虹

一九九一年十月於北京六里橋宿舍